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十四

隨園戲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鬪蟋蟀每秋暮攜盆往葑門外搜取薄
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
二青衣遠來履屨索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
我家離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
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
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
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

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腳踏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爲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爲証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盃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己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康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瞪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闢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探去插花反縛剝衣者像牲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

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被南嶽神

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

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

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

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

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喚縫人爲製衣也是夕金甲神

又來喏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

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俗

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

歸奠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幟中有蟒袍而盛服

者疑爲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聞揚在車中大呼
曰胡某母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
懼自道親老不可卽死揚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
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
胡奔至家深悔臨奠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
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
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
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
日卒

藍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伎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火及園朱逃
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裘而藍頂者來云
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強朱爲婿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爲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
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爲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姪春山爲囑朱買舟
同抵閭門語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無力爲辭藍頂者助錢二十千爲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攜

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朱繩穿錢乃某紳官家壓箱錢汝爲盜驗矣將擒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爲怪且曰必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爲婚少頃新人花轎至矣君等同之衆以爲然果遠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昇花轎至衆人閃而往揭簾一青面獠牙者坐焉衆大駭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脫于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爲哀救免成婚匝月偕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即還鄉二官不肯泣二女

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輯爲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圃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爲本邑埋葬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畫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爲瘞其暴骨

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責良是但爾子近爲不肖之行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啟笥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枷鎖銀鐐卽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蹶急往其子書齋啟笥尙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齋盡匿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爲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鄒姓者月夜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鄒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鄒僞吃烟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鄒喜攜女入屋坐凳上密談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條凳宛然凳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意忽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韓肆云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才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爲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階簷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開喪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寧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在處如其言乃注視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歷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許亦不復往問

蠱

雲南人家家畜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晚卽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蛟蟻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爲所食養蠱者別爲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爲子言之

醜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男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爲當必有報須臾無賴

仆地呼腹痛盤滾不已遂死七竅血流衆大駭以爲聖
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
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賄之教其如此其死乃
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果
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
思幽與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
間各房考歸寢張忽囁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
而汝不知尙忝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爲

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
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考爲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
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會副主考德
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
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
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
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
賞遂定此料第一榜填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嚙語之
故茫然不知周後爲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

少年英俊有張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
晚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闋文之任恐試
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
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
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
爲鬼神果相詔也卽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
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
再加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
竿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
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

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菴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菴中月夜聞呼疑爲人也開牕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

有餘吳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窆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衆戚友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棄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口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而父爲尙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爲誰曰葛寅亮子誼爲鄉親于科名爲前輩墓汝父拋我骨汝父安乎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

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追也少頃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崇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爲奪鬼在陸口罵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僂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爲祟伺邢與妾卧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

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崇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
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
了龔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邢
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
截非公用印文關通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
曰陳貫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
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膳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
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
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
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

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邢因此彼劫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爲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鶴字醫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爲動少頃李晚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卽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復何逃卽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惶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兩首頂

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
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酌答
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
必從李君耶李手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
何爲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足時江西
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爲延張天師設壇於滕
王閣齋三日誦咒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拿
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
向法師法師申兩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狐如貓從
口中出呼曰我爲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慎毋出腹中應

聲曰唯方知腹中尙有一妖天師封符於罈投之大江
李微覺神清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
冤因尋汝不着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爲彼禍使我心
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
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
非妖也法籙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
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人父

李王雙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爲
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曰見甌上一男子下擁其

誓而嗅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
處館窮儒雖中舉不過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
讓我也且供我酒饌我便贅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
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
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
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
家一日有商人孫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灰
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
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
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專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

並無此翁乃知爲怪所擲揄冒認爲父彼此大笑自後
人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
索身價婢刳面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爲怪所害以繩
縛之細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
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
下有蓬髮鬢鬢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
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
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

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偃身入床下遂不見其子持薑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床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看園守樹矣迨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爲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

山王像一几一椅灰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幙
桌幙俱以黃綾爲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卽
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
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
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
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
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
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

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溧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愨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懸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寬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寬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兇人爲周

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塞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啐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爲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已無與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脰脉口答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方

出耳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如廁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爲灰燼又有計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

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
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送
人牆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
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
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
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
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冠而來求寓其
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愠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日

後冒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爲狐仙詭云西邊書房三間
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爲之驅除然口
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聞樓中有笑語聲連
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
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重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
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于天文占驗之學
常就館于岳大將軍家宰婁縣觀星象知山東氛惡已
而果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請乩仙問終身仙贈詩云少

時志業蛟潛壑老去功名鳳峙岡先生不解後由祠部
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藪來江寧厝于
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妖夢觀音大士
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
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卽爲捐監以待
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
族姪使下場卽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
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爲送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

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
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
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
進呈十卷第一名爲某相國之子 生改拔杭州吳鴻
爲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
梁公仍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
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大胞人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
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亨不

子不詳
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竅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
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維城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稼軒而生公
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識乙丑科前四月夢行
天榜狀元李某已爲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爲
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
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

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 金家疑是樟柳
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
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卽捻其腸肺痛不可忍焦
乃百計尋覓前替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室許除患
後謝以百金替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
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
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
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旣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替者
大驚曰旣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于
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

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欺求我尙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替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僮尸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僮凡二十八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

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卽此牛月餘爲祟更甚聞吼聲
踴響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
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
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并剖其腹以糞穢沃灌之嗣
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
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蠍下
焉人以故不敢狎藝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爲太守惡
其爲妖召匠數人持刀斧伐樹竇僚妻子無不諫者太

守不爲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散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爲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爲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羣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礮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嘗天地開闢

後三皇遊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
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
作大烹先從我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
功君其忍鋸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
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
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癭
皆火氣蒸熏而成然後神農皇帝嘗百草施醫約以相
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
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泊差
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全生讓與天地同

子不詳
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蔽十牛儘可合用稍差但兩株
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嘔強須我諭之才肯
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錮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
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
尤多大槩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
旁行斜立呢呢絮語喜氣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
草者然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
墻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

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
鬼往來吝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
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
知其爲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
散爲數段須團奏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
頗喫力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粮船而

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
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
堵忽一日有賣蒜叟龍鐘偃僂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擲
掄之眾夫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磚墻陷
八尺許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門君能打墻不能打人
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
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眾人
寫立券誓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于樹解衣露腹楊
故取勢干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
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人老人腹中

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
矣老人徐徐負蒜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爲車

紹興張元公在閭門開布行聘影計孫某者陝人也性
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
年中爲張致家資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
假如我死亦不令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
四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
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
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卽氣絕張大哭深悔

從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萬家資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爲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翁柩旣歸可安置廳旁旣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謝數語亦陽陽如平常張以爲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毋饑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

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張拜謝
曰君真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
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卧棺中之安
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全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
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
孫爲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
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咤曰功名富
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爲

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
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瘧甚劇莽熱時見古衣冠者又
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卽
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
人爲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
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爲沈氏
所佔乃爲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新齊諧卷十五

隨園戲編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

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髯

揚州吳髯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贅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九世今日相見面矣吳髯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爲冤鬼日以香帚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髯言語與

平時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入贅之日安
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吳髻
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孀婦與吳狎昵遂訂婚姻以所產
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
娶不意吳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經死到黃泉
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
尋至湖南訴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吳又
來廣東迨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
但須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藩臺不得已竟虛
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羞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設席相

待閱一月吳髯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輿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吳髯抵揚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一空輿肩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閱半月吳髯妻與女鬼約修道場七日焚冥鏹于瓊化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魂牌于殿之西側每日吳髯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司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卽供以泥污之饜鬼于噤不止吳髯責其家人而髯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之故女鬼向髯妻稱謝謂吳髯曰後十年來再索汝

命我且暫去鬻懼捨身爲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
今揚之人皆知吳九鬻子爲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
夢李登其床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
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
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
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尿矢淋漓方知李
魂附猪而來也心大省悟卽縛小猪賣之得二千文爲
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懽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跡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昃無所見疑其相誑各

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門戶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爲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陝西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爲上古之鳥朔望飛鳴
居人可望不可卽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
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鵬以翅撲小鶴幾爲所傷老鶴
知之雙來啄鵬格鬪良久雲雷交至鵬死崖石上其大
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蔭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
其家老僕夜卧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
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
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

將啟行汝主人卽我所迎也吳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弱且卽客浙西有賊數人窺婦年少夜往擣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挺與賊鬪賊被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縱容執喪事旣葬閉戶自縊隣人以婦強死懼其爲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

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謀弑夫者忽
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
如神

小芙

燕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已爲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
馬陳家婢小芙也子前身爲僕與我有約而事露我憂
鬱死愛緣未盡故來續歡婦醒卽病顛屏夫獨居時自
言笑皆男子褻語忘已之爲女身也久之小芙自畫現
形家人百計騙之莫能遣會隣舍不戒于火小芙呼告
王氏得免于難王蒙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婦曰

我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婦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顛
病卽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古家店中
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
大否某後牆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歇宿恐藏邪
祟未敢相邀邱老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
鬼爲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牆外視之
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牆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
內見卓椅床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

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艷冶如斯吾卽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簪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扳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象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聞藏厲鬼故至今尚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貨此室奉君眾客云我等作保卽以明晚爲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餉李帶劍升堂眾人闔戶反鎖去借隣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傍別開小門轉身入有狹街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掩半開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声見一鬼高徑尺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

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衙李遂至環洞門
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兒飛來向李
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無柰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
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眾入
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
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於是救醒李甲
連夜擡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
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眾於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
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豈鬼不
怕人反怕雞耶

油瓶烹鬼

錢塘周軼韓孝廉性豪邁其年暑甚借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鬼曷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慙慙上岸同行橋邊見扳夜網者掣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晝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娘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

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
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
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
敲管墳者門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
點燈油一瓶攜上船尾然火烹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
中一時飛起青烟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
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恒者常州人販洋貨爲業乾隆四十年爲海風所吹
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

皆樓居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父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遮闌之門國人甚富無盜竊事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爲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舉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睡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雖國王尙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爲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爲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撓越勉強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

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削木作男子勢狀椽其髻髮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宋生

蘇州朱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舖傭工頗勤慎遂以婢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朱生

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瞞遂以實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別爲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爲妻逼令離婚李家閨之情願認婢爲女另備粧奩暗嫁叔不許命寫離書寄鄭而別爲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基忽旋風括簾而起家人視之痰湧氣絕頸有爪痕是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瀝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負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先報其叔當卽來報汝夫與汝無干汝毋怖也但汝所

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
生大駭謀之友友曰元妙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
俾其作法牒之鄧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
年月日寫 砒上加天師符押解鄧都其家果平靜三
年後乃坐書窗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拏汝叔遲
延有爲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妻之情故也
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鄧都何不良至此今我牒限已滿
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貞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
生從此痴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
空中亂飛舉家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

死十目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爲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遠出家
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爲名將
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嬖某作餌搔頭弄姿爲蠱惑
計秀姑告其姑姑罵斥之嚴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擡
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擣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
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攖其鋒于是婆媳相持
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嬖登屋上各解褲
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内外衣重重牢固

而私服鹽滷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爲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卧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虎知之取死猫死拘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街隣得其寃乃告知府縣置嚴虎干法而旌秀姑干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

荊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爲無厭之求姊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去其姊爲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

沉其姊於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
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
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爲族匪所占逾年荊州太
守周鍾宣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
有知其寃者爲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
手足頸項皆有捆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則數日前已
爲厲鬼崇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
貞女范氏之墓寃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

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采倏
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
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
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爲雲麾使
者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
今宵獻端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
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揚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
雲麾使者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
作噪竹聲驚醒

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咆槍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
長子在亭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病劇忽作司馬公
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救爲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
作人家我旣無遺物與汝輩斯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
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托他禳解伊次子字開武者
往覓得邀至家中卽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
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
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
云此刻現在向魁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想至冥府
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卽大聲曰汝

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欵恰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旣爲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爲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尙存

裴文達公爲水神

裴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

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掛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汨黃公爐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髮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榴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諸生課畢陳姓弟兄奕于書齋莊傍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兄奕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禡色頗美心覺動旣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爲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爲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保莊復天聲呼曰不

依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
閃燈爲之熄苻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
扣門關者納焉莊以前次扣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
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尙存恍
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
滅火真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
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証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
禡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
莊即拉陳全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園半畝西角有
一猪圈育小猪六口五生一斃莊悚然大悟蓋過橋一

三才詩
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淫則墮入畜生道矣

禡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禡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叅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懇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言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坑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晴朗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

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坑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蝎，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視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卽蝎精也。以術愚人，實以自衛，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爲其所用也。

佟騎角

京師傅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挾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傳不及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攔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將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騎角

首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傅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筋角鐵筋角也。」未幾，終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又汝下油鍋。傅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終傾油一鍋燒紫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傅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傅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着，一時倉猝用鐵鍬拒捕，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挪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爲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終曰：「然則逃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腳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秘密不教官。」

府知道再來捉拏傅家人卽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
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
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爲差役所拏不
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傅叩頭情願佟出囊中
黃紙小符焚之傅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曰
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
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
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
役者皆鬼也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卧床上覺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卽螢火也笑曰么麼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捋其稜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爲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莉花

斷氣時屬老母卽葬此園荊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
奴方知其爲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
女疑爲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
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且爲着褲次日掘
荊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舉之
奴自此恂恂不復狡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洵氣
遇鬼不復洵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粧奩頗厚有偷
兒揚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子入京新婦有孕相伴

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
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窻而入楊念吾道中無
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燈置二婢所
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
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
尸仆于牀下揚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
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隣齊至視其布囊
小兒胎血猶涔涔也衆大怒持鐵鋤擊之其人大笑了
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旦送官刑訊曰我白蓮
教也伙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

獄成凌遲其人賞偷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琤琤然引起數紅丸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繩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葆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悅于軍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身

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授子夠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嚙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情大飲計費七千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登樓拱立曰知伊五爺在此欵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馳而過伊縱馬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脹猪脬擬伊竟走衆不

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
神偷攫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衲
衲有向西人家門內哭聲嗷嗷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
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甦矣轉涕
爲笑衆由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爲邪所憑聞伊名厚
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伊入室女匿屋隅
提熨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爲
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
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扑聲
與物騰擲聲詬詈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

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眾率僕婢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卽爲崇者視之一籐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廷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保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數未盡受糟塌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飢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爲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黑如煤少頃鬼又作鬧

廷槐再打婦無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今我已躲入汝背脊骨竅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衆家人代爲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况汝所生子女賴渠改嫁後夫替你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畧放手鬆俾得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清登時喫飯三碗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你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托生也乃連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鬧時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

頭上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
功德修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
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墳間乞人祭掃之餘獨不敢
上諸府墳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
來曰汝肯修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
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
在帝君香案脚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
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

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毋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卽與其子持繩索捆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孤仙也昨日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托夢于君教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我修煉千年此罪尙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爲壽王心記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卽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溫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

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拋磚
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胆戰自然彼必尋求符錄延
請道士君狂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箇向空焚之我
卽心照而去又鬧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
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下必
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厲大
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卽安寧遂得五千金捨
二百金修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乞病歸里至个小康